

民國十大謀殺案

黃鶴庭 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



4.05



民国十大谋杀案

黄鹤逸 等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民 国 十 大 谋 杀 案

黄鹤逸 等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原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

ISBN 7—5378—0595—4
I·573 定价: 3.80元

前 言

本书所叙述的民国时期震动全国的谋杀案中，被谋杀的人中，有的是学者教授，有的是政界领袖，有的是军界要人。除叛国叛民的汪精卫外，他们都是为了争民主、争自由、争进步而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终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所暗害。他们倒在了血泊之中，有的连尸体都找不到，被销尸灭迹了。

黎明前总免不了有一段黑暗。那些渴望光明追求光明的人，总免不了有许多被黑暗所吞噬，许多，许多，岂止本书所列的几人，岂止这书中所提到的这些暗杀案！不过，这几大暗杀案很可以为例为证，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暗无天日，也说明无论天空怎样漆黑，统治如何严密，总有仁人志士为民请命，而流血牺牲，冲决罗网，奔向光明。打杀是吓不退他们的，而且适得其反，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光明终究要取代黑暗，杀人者必将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逆潮流而动总是不得人心，历史仍将迈着雄伟的步伐前进！

不能忘记那黑暗的岁月，不能忘记那惨痛的过去，也不能容许抹煞和歪曲严正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侵略我国，残酷屠杀我国人民的史实，至今虽然有人要翻案，想否认，但是镂骨铭心的事情任谁也抹不掉的；我们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种友好当

然是建立在两国人民共同反对非正义战争，共同谋求世界的繁荣与进步的基础上的。同样，国民党反动派过去令人发指的罪行，人民早就“相逢一笑”了，今天我们“旧事重提”，绝非要勾起人民的仇恨情绪，只不过是告诉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争取民主与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且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各条战线上多少人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一个民主与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仁人志士是值得人们怀念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人们认真学习，宏扬光大的。

汪精卫，曾是国民革命的战士，被他人看作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和战友，被当作孙中山先生之后的继承人之一。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大地，屠杀中华百姓，忘图霸占我国领土之时，却无耻地沦为汉奸，终于成了民族的罪人，人民的敌人。然而，汪精卫的被暗杀，却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势的争斗所致，而非汪精卫成为汉奸所致。汪精卫的被刺杀一案，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表现出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政治黑暗的某一侧面，读者不难从中看到黑暗的旧中国的真实面目，了解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争得的解放是如何的珍贵。

著名诗人歌德说：“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本书揭露的过去一段黑暗的历史，希望它能激起人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而奋斗的激情。

书中的十篇文章，虽然写法不同，体例不一，但都根据确切的史实写成，并无虚构，读者可以完全相信。“文无定法”，是否也可以“书无定法”呢？本书做了尝试，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编者 1991年5月

目 录

前言.....	(1)
吴禄贞被刺始末记.....	中 一 (1)
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	
——宋教仁被杀案.....	中 一 (19)
廖仲恺先生遇刺.....	晓 晓 (47)
军统暗杀杨杏佛.....	戈 诗 (68)
史量才被暗杀真相.....	苏君怀 (87)
销尸灭迹	
——爱国民主教授费巩之死.....	余 军 (103)
杨杰被暗杀经过.....	廉 夫 (122)
闻一多被害.....	蔚 奇 (138)
李公朴之死.....	丹 冬 (162)
汪精卫河内遇刺.....	黄鹤逸 (191)

吴禄贞被刺始末记

中 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满朝文武惊恐万状；12日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统帅北洋军火速南下，镇压革命。北洋军是我国最早的新式陆军，最初是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规模并不算大，总数不过七千人，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军事人才，随着腐朽的绿营兵的淘汰，新建陆军就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不久，袁世凯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扩编为北洋六镇，所有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以后，随着北洋军事力量的扩张，小站出身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无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荫昌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他们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南下，扑灭革命，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及一些内阁大臣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而各国驻京公使也纷纷扬言，表示愿意看到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字慰亭，别号容庵。戊戌变法期间，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却暗地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委以重任，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据说，在慈禧病笃时，袁世凯恐光绪亲政，为先发制人，他贿通心腹太监进红丸先把光绪杀害。宣统帝继位，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要追究此事，量袁以极刑。但载沣生性怯懦，惧于袁的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下手，待与元老重臣商议，却得不到支持，无奈，只好以袁“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借口，将袁“开缺回籍养病”。

项城，是河南省东部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有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却不愿回项城，他阳奉阴违地在卫辉稍住几日，便在彰德县洹上村新购置了一所别墅住了下来。这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朗敞宏静，他又加以改建和扩充，题名“养寿园”。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世凯日与娇妻美妾，弄舟池上，诗酒调情，钓游怡性，大有寄情于山水之间，淡泊明志，鱼樵为乐，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再也不过问政治的情状。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的韬晦术，掩人耳目而已。他表面上颇有闲情逸致，暗地里却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互通信息，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他曾以咏山水为名题诗一首：“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活脱地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野心和盘托出。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夏历八月二十日）适逢袁世凯52岁寿辰，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咸集洹上。正当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

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泰然自若，奉劝大家要安定，勿躁，自己心里却按捺不住惊喜之情。他意识到，期待已久的东山再起的时机到来了！他对众宾客感叹地说：“武昌暴乱非太平天国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大有“收拾残局舍我等其谁”之意。当时座中有人极力劝进说：“天下大乱，民无所为，捷足者先得，何不自开局面。”袁世凯何尝不想自开局面，称王称霸，奈何清廷旧臣尚多，且具有相当势力；而南方民气方兴，人心向背，前途未卜，一旦称王称帝，风险太大，便假惺惺地坚辞说：“吾世受清室恩遇，实应维持清室。如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天下，不免为世人所诟病。”

这时，清廷特派专使阮忠枢持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的亲笔函，由北京前来洹上村，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而一度依附袁世凯的杨度也由北京抵达洹上村，竟劝谏袁世凯不要应命。在座诸君，有袒杨的，也有袒阮的，相互交替进谏，袁世凯姑妄听之，实则早已成竹在胸。按说，他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确实怀恨不已，自然不肯在危难之际支持清廷而应命出征；然而，他一贯视革命如洪水猛兽，又岂甘心让革命得以胜利。考虑再三，权衡利弊，掂量轻重，袁世凯决心以“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为幌子，趁机先取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回过头来再扑灭革命，一统天下。他认为这样夺取权力顺理成章，千稳百妥。

于是，第二天，他就奏复清廷说：“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

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并誓言：“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他对朝廷委以的重任，既不坚辞，也不请赏假，很明显是借故拖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消极等待，相反，却千方百计争取权力。他一方面致电湖北前线的荫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对北洋将领谆谆告诫说：“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另一方面，他却一再向清廷建议：“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奏请清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其召募军队，又奏请起用他被开缺的心腹，调派亲信到彰德“委用差遣”，要求飭令在湖北前线的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并向清廷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以达到其为收买人心，总揽军政大权不可告人的野心。这时，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告起义，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清廷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不得不答应袁世凯的六项条件，一连发下几道圣谕：调荫昌回京供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令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及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一来，湖北前线的军事大权便完全落入袁世凯同党手里。

袁世凯阴谋得逞，踌躇满志，十分惬意。接到圣谕的第二天，即电告清廷和荫昌，决定三十日从彰德出发，亲自率

兵南下。同时，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名义发号施令，调兵遣将。一面命令冯国璋指挥第一军迅速向汉口反攻，一面奏派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添募新兵，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后路；继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安全。

正当袁世凯打着如意算盘，沿着京汉铁路隆隆南下时，忽传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正秘密策反，欲夺彰德，断其后路，直捣北京。这消息使他感到大为震惊，他立即指派暗探打入六镇刺探情报，以设法摆脱困境。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字绶卿，生于1880年。早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旋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士官学校骑兵科。他倾心国家兴亡，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熏陶，曾加入兴中会，矢志覆清立民，振兴中华。留学期间，时值唐才常策动自立军，吴禄贞从日本潜回国内，协助组织大通起义，不料起义失败，险遭杀身之祸，遂再度辗转东渡，重入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直至1902年届满回国，先后参加了黄兴创办的华兴会，组织策划萍浏澧起义和长沙暴动，皆因事泄受挫，革命同志多遭杀戮非刑。吴禄贞痛心疾首，悲恸欲绝，方悟“手中无枪，徒作他人刀俎宰物”之理，于是，与黄兴等计议，决心致力武装建设。

吴禄贞经过多方策划，辗转进入北京，找到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好友良弼。当时良弼任朝廷军谘使，托他推荐，得在军谘大臣贝勒载涛掌管的军谘府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搞到了一个马队监督的职衔。

1907年，日本政府借口“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带，载涛遣吴禄贞等处调查。

所谓“间岛”，原是吉林省光霁峪前图们江中泥沙淤积成的一个小沙洲，面积约10平方公里。我国通常把它叫做“夹江”或“假江”，韩国（今朝鲜）人则一般称其为“斜米”，意思是“江洲”。“间岛”即由谐音演变而来。1712年，中韩两国划定以图们江为国界，这块沙洲位于主航道中国一侧，自然属于中国领土。后来韩国北部郡县连年遭灾，农民纷纷渡江前来垦荒种地，每年向中国越垦局缴纳租金不误。日韩两国图籍都有明确记载，两国政府一向没有异议，都承识间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韩国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侵略者竟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硬说“间岛”位于韩国一侧、属于韩国领土，还把延边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县地方全都划入所谓“间岛地区”之内，并于1907年夏天在我国龙井村强行设立了日本朝鲜统监府派出所，从而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边界问题变成了一个中外瞩目的外交重案。吴禄贞经过实地踏堪，遍访乡里，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提出了三册《延吉边务报告书》。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叙述了所谓“间岛”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明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引经据典，广采博论，论证了延吉边自古即是中国领土，逐条驳倒了日本炮制的“间岛”谬论。吴禄贞大义凛然，以确凿史实为依据，大展雄辩之才，亲与日方交涉，直驳得日方使者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终使怀抱野心，视耽欲逐的日方被迫从延吉边撤军。此事大获全胜，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一时轰动朝野，蜚声东瀛。

清廷为了嘉奖吴禄贞的功业，特于1921年派遣其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身分，赴德、法两国考察军务。待考察归来

时，光绪、慈禧已相继去世，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等一帮朝廷王公显贵，迫于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压力，又恐袁世凯东山再起，觊觎大权，威胁朝廷，正策划依靠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士官生重建北洋新军。吴禄贞见有机可乘，便从黄兴处筹得两万两白银，买通了皇族中的关节人物，取代了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而就任北洋军第六镇统制之职，一时名声大震，成了大清皇朝军界的显赫人物，深得载涛赏识。当滦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奉天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联名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进行兵谏时，势甚亟，清廷惶惶无策，载涛因为吴禄贞与新军将校多相善，令其前往宣抚。吴禄贞至滦州军中，竟召集军士演说革命大义，军事皆大欢腾，吴禄贞同时电告清廷，言诸悉安堵，以驰其备。暗地又与诸将计议，以滦州张绍曾所部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为第二军，新民屯卢永祥为第三军与吴禄贞所部会师丰台，联合发动义举，直捣京师，逼清退位。不料，参与计划的人之中，竟有人把这计划报告了清廷，同时密调滦州汽车至京，致使各军不能行动，终于事败。因此，吴禄贞被清廷所怀疑。迨武昌起义爆发，吴禄贞在京向清廷表示，自愿提兵赴鄂，说自己本系鄂人，此次到鄂，必可过江劝谕革命军解甲反正。清廷不相信他，当然不会允许他的意见，乃以荫昌督师，调吴禄贞所部六镇一协赴前线，并命令吴禄贞从行。车至保定，荫昌命令吴回营部署，随后赶奔前线。车开后，荫昌暗告人说：吴禄贞若到前方，必不可靠，与遇机除之，以免后患。吴禄贞虽不洞悉他的阴谋，但和荫昌同行，预料会遇到麻烦，实现不了自己的计划。回营后竟托病不行，清廷怀疑他为革命党，但又不敢贸

然将他撤换。不久，革命党人阎锡山等人在太原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被新军在抚署击毙，协统谭振德也为部下所杀，阎锡山被公举担任军政分府都督，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由监国摄政王亲定，军谕大臣贝勒载涛出面部署，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率兵征讨。一天，载涛召见吴禄贞说：“眼下国事维艰，正值用兵之际，吴统领既感戴皇恩，当以国事为重。而今小恙在身，还望好自为之。不过，前次所遣南下之命，本大臣已禀明摄政王，另有他遣，就免了你这份差了。只是近日山西逆党滋事，巡抚陆钟琦殉难，逆党自立军政分府与朝廷对抗，实难令人容忍。目下，晋军据守娘子关，大有觊觎京畿之势。燕晋一山之隔，唇齿相依，情势异常危急，朝廷拟遣劲旅进剿。今遇监国摄政王载沣在养心殿召集内阁议事，经本臣举荐，摄政王已核准授予你山西巡抚之职，命你亲率北洋第六镇进军山西，剿灭逆党。功成之后，必当重赏。”

吴禄贞端坐静听，心中不断寻思，自己在军谕府述职多日，他深知自己只不过是腐败皇族用来平衡革命党和袁世凯势力的一个筹码。但这伙惊弓之鸟，对自己重兵在握又疑为心腹之患，不久前，虽然命令自己挥师南下，却又派荫昌陆军大臣督军；而今，突然更改前命，命令自己挥戈西进晋阳，究竟是何用意？他断定：载涛不过是以巡抚之职作为试验，心想：若我吴禄贞断然拒绝，则证明自己有诈，即可以“违抗君命”治罪；若应命出征，则可一箭双雕，以毒攻毒，削弱对方势力；退一步说，起码可以“清君侧”。吴禄贞猜透载涛心计，故作诚惶诚恐之态，誓言“纵然肝脑涂地，也将两肋插刀，赴汤蹈火，效命朝廷。”于是，将计就计，亲率六

镇官兵踏上征途，从河北保定到了石家庄，便安营扎寨，以火车站作为司令部的临时办公室，即派一等参谋黄贵为特使，秘密赴晋。

黄贵年约二十二、三岁，早年加入福建武备学堂，后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深造，他接受革命思想，曾参加过黄兴组织的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入广西。涿州秋操时，与吴禄贞结识，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吴便挽留他担任六镇司令部一等参谋。这次吴禄贞更推心置腹地对黄贵委以重任，说：“贤弟啊，我将计就计，应下巡抚之职，名义上奉命进剿晋军，实际是欲与山西同志秘密联络，结成燕晋联军，合兵一处，直捣京师，何愁革命不成？眼下当务之急，是即刻前往晋阳，面见阎锡山，直陈我军计划，约定合谋共举之事。”说着，将一封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交给黄贵，“你重任在肩，可即日启程。一俟事有眉目，即早返回，切勿迁延。”

黄贵到了太原，阎锡山在东缉虎营的山西军政分府的会客室里接见了。黄贵脱帽施礼，双手呈上吴禄贞信函，从容不迫地说：“在下第六镇司令部一等参谋黄贵，受统制吴禄贞大人之命，专呈密函在此，请阎都督过目！”

阎锡山接过一看，信中写道：

阎都督大人钧鉴：

欣闻晋阳举义，大功告成，阎公众望所归，荣任都督，不胜欢迎。公不为朝廷利禄威势所动，凛然踞守太原，勘美勘敬。阎公明鉴，四海同仇，乃袁逆世凯也！党人欲成功革命，必协力剪除此贼。余以为燕晋联谊，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联谊方能协力，协力方能除奸，除奸方能灭清，灭清则共和可兴矣！今特遣爱将黄贵携

函晋谒，诚望公以华夏大局为重，即率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燕晋两军合力，共讨袁逆，而后直捣京畿……

阎锡山看罢信，顺手转给身边的几位军政要员，一贯多心的他又胡乱猜疑起来：风闻朝廷已委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名利当头，难保其不为权势所动，是否会暗设圈套，让我阎某去钻？不然，要求我晋军东进，究属何意？真是以革命为重么？”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可又不愿说明，深怕别人笑话自己胆小怕事，他转念一想，“如果吴禄贞是真心诚意求结燕晋联盟，那么举棋不定，就会坐失良机，岂不可惜！”于是，便借口说：“目下太原起义初获成功，时局尚未稳定，民心尚在浮游，而娘子关虽在义军掌握之中，左近各哨口仍有旗兵盘踞，若不清除，必有后患。纵然燕晋结成联谊，近逼京畿，后方亦难稳固。不如请吴大人率六镇精锐之师西进，我晋阳义军挥戈东进。两军东西夹攻，围困娘子关左近旗兵，聚而歼之，扫清隐患，建设后方，以为基础。而后全力北上，则革命大业可成。愚见浅陋，谨请黄特使回复吴帅，我等切切待复。”

黄贵星夜赶回石家庄，迳往火车站办公室，向吴禄贞一五一十作了回报。吴禄贞听后忍俊不禁，弄得黄贵莫名其妙，手足无措。后经吴禄贞解释，黄贵方才弄清事情始末。原来，娘子关左近残留旗兵，实际不过寥寥百十人之数，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何需燕晋两军东西夹攻。阎锡山危言耸听，蒙骗黄贵，只不过是掩饰其内心之疑虑。黄贵系江南人士，乍入晋阳，对这样的军机大事，自是不知究里，但怎能瞒过吴禄贞这样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知己知彼的将帅？吴禄贞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个阎老西呀，往日听说他

是曹操之心，一步三疑，我只当耳旁风，今日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实在是小人见识，妇人肚量！我吴禄贞乃堂堂正正革命党人，轰轰烈烈铁血汉子，岂是那蝇营狗苟，鸡鸣狗盗之辈，何用你担心我图谋你那可怜的山西都督！？”遂命黄贵回电阎锡山，“就说我吴禄贞要亲自赴晋，面见阎都督，会见地点，悉听尊便。”

阎锡山见吴禄贞如此急迫真诚，乃约定双方11日4日在娘子关会晤。

这一天，在娘子关城楼正中的大厅里，吴禄贞和阎锡山分宾主坐定，其余燕晋两省军政要员依次分坐于下首的条桌两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阎锡山以东道主姿态邀请吴禄贞发表演说，吴禄贞微致歉意，略表寒暄，便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慷慨激昂陈词：“正如众所周知，皇室腐败，大厦将倾，灭清复国，乃万众之心愿。而今四海之内，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革命大业成功在即。绶卿本系革命党人，早已将个人荣辱系于革命。今晋阳同志热忱以待，绶卿五内感佩。只缘清廷阴谋分裂我革命党人，故作姿态，授我以山西巡抚虚职。绶卿致力于革命多年，生死尚且置之度外，岂肯为朝廷利禄所动？在此，特向诸位声明：本人决不就任山西巡抚，决不做有损于革命大业之罪人。此次来晋与伯川兄等诸同志会晤，实乃为燕晋精诚团结，共谋大计，以图协力提携，同力共存。”吴禄贞首先表明自己态度，袒出了一片光明磊落，日月可鉴之心，以释阎锡山之疑虑。接着，他又开诚布公地把“联军合则强，分则衰；进则胜，退则负”的形势详作分析，说：“鉴于目前局势，仆以为有上、中、下三策可施。其一，武昌起义爆发，朝廷遣荫昌率北洋新军南下围剿